

鎮安府志



鎮安府志序



鎮安故蠻區其地險阻其
民獠獯其俗喬野其言侏
儻其建置沿革載前史
在宋稱峒在元稱路至明
始改路為府領以土職使因

鎮安府志

楊序

俗為治羈縻之而已迨我
朝初年土官始絕乃改歸流
設通判屬右江思恩軍民
府雍正初改設知府隸左
江遂儼然為粵西要郡
矣郡則有志向以荒徼記

載缺如乾隆初郡守沈嘉徵
許朝蔣調元相繼削稿屬
左江道沈君世楓裁定之維
成於庚午實刻自戊辰余
守傳君鑒取而續編之補
闕訂訛別為體例燦然可

觀如星野則定其屬軫不
屬翼氣候則明其為陰濕
冰炎燭疆域則廣袤有辨
而不沿省志之誤沿革則
據隸詳考而不循舊乘
政和元年據隸九州建文

二年奉議罷衛之非皆援
据精確無忝信史他如風
俗之美惡山川之險易物
產之盛衰賦役之徵歛秩
官之流黜兵防之淨土又
纖細靡遺且一篇之中三

政意焉詳足以昭示來許
後之人得以考鏡得失講
求政治所係大矣於是傳君
以鈔本來請正併乞序其
端予惟形土自元明以前
雖隸版圖而荒裔遐陬

尚闕聲教且地界交夷
壤錯六詔儂智高倡亂
廣源呂趙叛據向武交
夷三道分兵雲南溫州
悉遭殺掠滇南二沈繼
亂歸順奉議屢被蹂

躋皆其之事也

國家承平日久大化淪洽海
隅日出罔不率俾苗頑
來移官斯土者復能勤
宣威德接輯蒸黎尚
何不靖之有然桑土綢

繆不可解也其尚案遼
能速已以而益求其治
乎予日望之

時

乾隆廿一年歲次丙子
季夏月兵部尚書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遼
海楊應琚撰



國

洪惟我

家柱有區夏六合同風
凡職方所掌聲明文物
莫不載在典章班、可
攷同有一二遐荒絕徼志
乘闕以此無他文獻無徵

鎮安府志

鄂序

收也嶺南方百粵地山川
綿亘繡壤相錯而交粵
之極邊西部惟鎮安稱
天險焉考其形勝詳牂枕
於北交趾連於西里太諸郡
爲之襟帶左右其風俗則

朴而未淳其人物則湮而
勿著前生本屬土司自順
治初年改流僅以思恩通
判遙領其地以故土俗相沿
罔知軌物雖有循良亦祇
因陋就簡相與抱殘守缺

已耳維時雖欲溯所從來
而藏書罕覩即故老亦無
有能言之者洎雍正八年
始立郡守乾隆六年復設
天保縣以附之加以

本朝

百餘年涵濡教育洗固陋

而昭文昭近則狂獫式化
邊境牧寧矣又賢司牧
勤加撫輯鎮維系服不
居然一雄郡哉方守沈君
嘉徵偕天保令康君世生
廣沿博採釁成志稿經

簡命

前左江觀察沈君世楓校
訂章程甫立体制聿新
嗣相繼以秩滿去未及付
梓歲丙子首春余恭膺
移節粵西每懼疆圉遼濶
不克周知廼據各郡縣有

輿圖志書悉心披閱犁然
在目夏四月鎮安傅君亦
以纂輯府志繕写成帙同
序於余余惟徵文考獻
良史之才易俗移風賢
守之責傅君以前此名進

士來守是郡其宏才博識
訂正攷訛必有大過人者
因於公館覽其全稿分卷
八分類五十大約繁瑣則
汰之缺略則補之志切輿識
巖疆之重志營建昭鉅制之

宸章

新志賦役秩官則貢稅定
而職守當嚴也志人物兵
防則節義彰而干城攸寄
也他若

奏疏麗詞鴻裁均足見經
國之遠猷愛民之實政也

一為展卷披圖瞭如指掌
既條分而縷析亦綱舉而
目張不蔓不支有典有則
以備稽考不信而有徵乎
從此耳濡目染化及蠻方
舉斯民漸摩而陶洙之不

難易椎髻而衣冠褒獷悍
爲馴雅又安見雕題黑齒
之區不漸成食德飲和之
俗哉余故深嘉傳守之賢
且勤而樂觀其成也後之守
此土者當興古革何去何

從即以是編爲前事之師也
可爰弁數語以爲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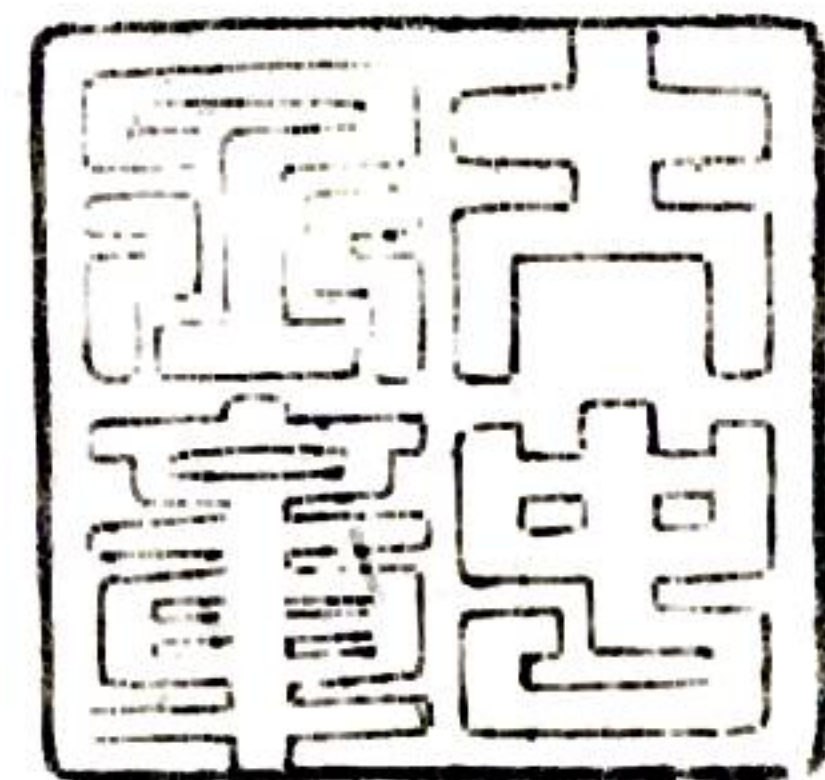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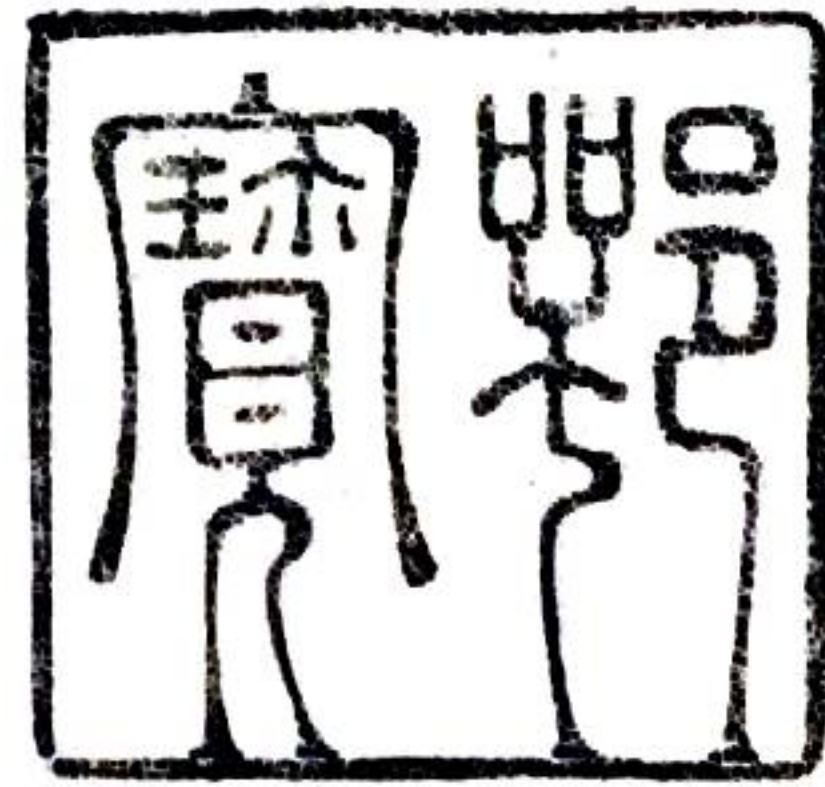
昔

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

小陽月吉日

巡撫廣西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副
都御史紀錄二十一次長
白鄂寶撰并書



序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有
訓方氏掌道地圖誦訓氏掌
道方志郡之有志尚矣鎮安
郡所屬凡九土州五內地四
幅員亦孔錯哉一日太守傅
君來謁出新輯郡志示予且

鎮安府志

德序

一

索予序予訝曰予聞輯內地
志易輯土州志難輯改土爲
內地志尤難蓋土邑與內地
向者語言不通往來不接山
谷異習衣食異宜既無文字
之紀載又鮮父老之傳聞君
欲比而合之其能凭空結撰

乎傳君曰某無他術即以志
內地之法志之而已內地之
有星野氣候山川關隘疆域
風俗墟市賦役也固已而土
州之星野山川終古未改也
雖睽內地若犬牙其氣候亦
畧相近要各自有其疆域各

成其風俗也互市納貢向亦
羈縻未絕也關隘天成爲中
華屏翰者自若也惟營建秩
官人物兵防藝文諸項傳述
絕少然可得志者志之不可
得志者闕之以待可也至各
志不載方言某則輯方言一

帙以通其不通者此某所以
成茲志之大畧也予展而按
焉見其舊者續之闕者補之
誤者辨之雜者條之新者續
之勞者貫之疑者闕之遺者
拾之於內地諸邑固詳而土
州亦未嘗畧也且其中創立

而大有功者惟方言一帙爲
最蓋向惟言出殊方喉舌不
相習故上之官府下之商旅
往往無事則對面瞪目手作
形狀而不能得其一中有事
則通譯傳言顛倒播弄吏胥
上下其手奸人奇貨是居此

當其事者所趨目傾耳而無
可如何者也自有此帙字不
滿千言而括盡各土民日用
飲食衣服器用之俗凡官於
此旅於此者取而識之不過
一二日之勞而夷音蠻語之
字句俱已熟悉胸中而入耳

了然無復受其欺亦無慮其
情之壅矣則此帙也不可以
導親睦絕罔詐爲中外合一
之良法哉傳君曰雖然竊慚
其不文耳予曰前乎此者漢
儒已爲之矣且子未讀爾雅
及周官注乎爾雅之甲曰闕